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之卷五十八

72418

49230.115  
139  
部 = 19

廣德州志卷五十五

藝文志 碑記三

碑記 三

重修廣惠廟記 以下廟

宋 湯耘之

至神而妙萬物盛德而祀百世夫英靈之間見若此豈偶然哉是必運協休嘉時當會遇故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王之生發祥於天其所由來固自不凡乃興水利以溉東湖百頃之田旋顯陰功以庇西祠千里之地水火兵革有求斯獲雷風電雹變化莫測故縣縣廟食從古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一

至今自江之左浙之右皆奔走奉祀凡行旅之出塗者亦必進禮而去桐川之氓仰食山田水無所瀦又無所洩旱則苗稿潦則苗溺每逢霖亢拱手待殍惟禱於王恃以爲命故其事之也晨昏之香火是謹歲時之烝嘗是力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其精神所感每至於駭心動目是宜金帛之輸日富而廟像之飾日盛焉原廟之建肇於西漢由漢以來垂千數百年而王之英靈凜然雖郡更回祿而廟獨巋然豈非天以王福東南之民而益大其祀與紹興三十一年夏六月延平曹公紱自尚書郎來守

是邦視篆之三日祇謁祠下顧瞻廟貌雖喜其氣象雄勝  
甲於郡境然修葺以來閱日滋久非因故爲新何以揭虔  
妥靈乃偕通守錢公肅之捐秩俸以爲之先郡人勸趨爭  
出以自效遂得以益治其廟爰諏良日眾工齊事凡棟楹  
樑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  
漶不鮮者皆撤而易之無不極其壯麗於是朱樓華殿昭  
映於叢林之中而遙岑列嶽回環於綺疏之外旣聳萬目  
之堵觀且慰四面之歸心焉是歲七月常暘涸流勞農閔  
雨公乃齋祓舍王於黃堂以禱之鑪煙未絕頃刻霧淫越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二

九月秋成在望連陰釀雨公又齋祓禱於祠庭曾未旋旆  
而晴暉已動於扶桑一時羣艾歡謠載路以爲有年之慶  
非惟仰王昭答之速抑以佩使君活我之惠顧不休哉竊  
謂雨暘天事雖有智者不可以力致今乃取必於神如齋  
券探囊莫不如意此無他惟一於誠而已蓋誠之爲道始  
以盡己之性而終與天地參誠以動天天且不違況於鬼  
神乎惟夫修胸中之誠盡恭敬於幣之未將昭忠信於蘋  
之可薦於以交神明於恍惚則真精之至潛通屏蛩其於  
感召有可必之理然則公之所以興廟事而乞靈貺遂至

來格於一念之頃者用此道也倘使誠之未至而徒務藻飾焉能若是故人徒知千騎一顧而遽宇眈眈碧瓦差差以爲與神意合所以獲雨暘之應殊不知公特以寓其誠爾今繕修之工雖尺椽寸甃亦且不苟可以見誠之所在則神之應禱捷於影響不亦宜乎邦人感使君之爲民邀福於神也而以記屬耘之辱在同里敢以固陋爲辭乃爲之書紹興三十二年二月既望左朝散郎新差通判處州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湯耘之撰

事要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三

案祠山廟記見事要指掌者不可勝計獨此綜叙簡括且係郡人湯耘之所撰故特錄之餘詳壇廟後皆倣此

重修城隍廟碑記

國朝楊苞

自京兆暨郡邑稱威靈顯赫者惟城隍尊神其惠澤蒼生者甚大而臨莅方州者至遍也憶先大父忠烈公令虞山有告城隍文言神光明洞達正直無私凡臨民者巧取名實可以欺人不能欺神闇對幽微不慚自知不能不畏神知握符四年地方幸無災患得釋負職掌此非人力也默

佑陰騭敢忘神庥予夙昔佩銘彝箴罔或稍斁今濫竽桐  
泝閱四耨矣箕風畢雨有祈必應萑苻狐鼠有發必誅臺  
艾歌樂髫稚嬉怡豈予涼德克臻此盛哉蓋仰藉神庇得  
與桐民蒙嘉惠而樂康阜耳顧祠宇頽陋圖像黝昧非所  
以答隆貺也迺捐廉倡募鳩工庀材命司屬監修舊制闕  
恢新規鬱轍今廟貌雖飭不過稍致子報酬之忱云爾至  
於境中休戚相關予爲客而神爲主客瓜及當遷主則千  
萬年血食茲土客或耳目有隱蔽精力有懈弛皆賴主之  
者牖其衷而匡其闕矣乃爲之銘以鐫於碑銘曰星土山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四

川神光旁魄英爽端臨隆威儼赫桐土凋殘神祠庠圯予  
躬拜瞻予懷孔悵爰諏良辰新廟奕奕殿角晃巍煌輝丹  
碧巖巖城墉爲金爲石沄沄隍水如環如璧拱撓神基肅  
雍清莫雨塊風條黍苗庭碩曰億萬年民忻神懌

楊志

范文正公祠堂記

以下祠

宋汪藻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  
間夫直之爲言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  
貴之所淫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亦必盡吾誠  
克吾職卒而至於安國家定社稷服邊境其功烈與日月

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  
後世見前人功名之盛以爲數出于偶然不知早以素定  
于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  
之積也文正范公自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  
生禍福動其心逮遭聖天子有爲之時其立朝如史魚汲  
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  
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固不  
得而紀之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參軍日抱其獄與太守  
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往復辯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五

論之語於屏比去至字無所容

案李志作至寓無所蓄今據年譜改

貧止一

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  
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高郵孫覺莘老爲廣德軍始  
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  
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  
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於時慶善乃  
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  
於戲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顯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  
實盡忠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亦

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據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之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語公而予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事上舉無所愧安得後世不采以補此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何可以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新安汪藻記萬曆志

四先生祠堂記

元梅應發

桐爲江左偏州前代建邦選侯若僚案率多偉特文正范公聲氣振舊志拂蓋壞天聖初解褐來參軍剛直盡職拔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六

貧取費聘名士淑學者汲汲以文事爲己任逮治平中紫微舍人毘陵錢公輔字君倚出牧尤篤教養學在北徒之

舊志作至誤

東南規制完美且出學論文一篇諄復勸誘使桐

人父兄詔其子弟於是士競於受教精業成行而陟儒級冠禮闈首銓選者班班有明效中更宣靖變宮燼於兵火

敷文中書洪公復興之作原學以示諸生眾心愈策勵中興百餘年大科異等於斯爲盛濟濟多士克光廣德舊志脫克

光廣德四字

皆數公培養激昂之力也學有浮溪汪內翰所爲

范公祠記謂公歿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爲廣德軍始

以詩誌公之事刻之范公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其祀此祠之所由始也其後紹定二年更作思賢范錢洪三先生祠于講堂之東丰采如生槩燿可度士益知所原本乙亥師旅之餘案乙亥宋恭宗德祐元年也是年四月元兵入廣德王汝翼等皆殉難故當時稱乙亥師旅益信選舉志書吳琦乙亥死王難為在是年矣事詳忠烈因可互証附識於此禮殿僅巋然獨存他則非舊貫至元二十一年古博秦侯以府判提調學事曰擊心惻慨然撤而新之且謂范公亭一詩發文正之幽光者孫覺也方荆公以新法毒天下公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七

在言垣造膝切諫力排王呂清風凜凜終古不磨今遺祠眾芳所在不宜獨遺孫公於是匹三賢而並祠之儀形莊正冠佩肅然思賢之舊迹燦然矣訖事屬予為之記惟汪樓二老珉刻如燭火日月之前余曷敢僭辭弗獲則復之曰學為儒者之事也儒道之大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帝王以來所以縣延國壽舊志作金玉王度箕翼國壽措天下於安靖和平之域者皆由此舊志也功利之學可並語哉然必有先覺覺後覺以大學之明德新民中庸之修道立教為之範圍曲成使家稷人

舉而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參錯天下皆足供一世之器使則庶乎人不得以賢者無益於國藉口惟四先生根柢經籍模楷聖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雖所就不同而以道牖民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蓋不特私桐邦而已也則夫尸祝而社稷之也固宜吁秦侯之興廢補闕揭前修之懿則於禮義之地豈直爲觀美哉所以維持名教也今而後衿袖趨鏘於石室朕朕謂高朕舊志作秩誤祀之傍縉紳登降於益州張像之側蓋亦思前賢之尺度舊志度下謬添也字持身者如此追琢前人者如此功名節義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八

所學者如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徒朝夕裳烏之瞻遵豆之薦而已乎此則四賢所以祠之由秦侯所以復祠之意祠旣就欲悠久勿壞乃委郡人前教授韓起焱董祠事焉侯贊郡五年有治理效凡民瘼必心誠求之多所惠利人懷遺愛兩邑皆有碑飾學政舊志作飾改學誤補史板於郡政尤致力侯名德用今秩承直郎至元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朔郡人前中奉大夫梅應發記南畿志

廣德州儒學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明

周

敘

士君子之克有爲於世者必克先立乎志志立則事業聲

光隨之以著非偶然也孔子曰志士成仁孟子曰士何事  
曰尚志聖賢之言不外乎此夫志之所嚮鬼神不足恃其  
幽金石不足恃其堅山河兵革不足恃其大且險無不可  
以格而化之況施之於事功乎不然史何以亦曰有志者  
事竟成余嘗讀列傳慕范文正公之爲人夷考其言有曰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又曰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出守饒郡謝表有云此  
而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  
平生之志槩見諸此而正大剛直之氣足以充之故其發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九

於行事卒有以副之焉公自少刻苦力學大通六經之旨  
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其  
任職也日抱其獄與郡守爭是非未嘗少撓在官貧止一  
馬其去任也鬻馬徒步以歸剛勁之節清苦之操見於初  
仕已如此迨其大用正色立朝輔佐天子經綸治道威權  
有所不避貶黜有所不顧雖或補外郡撫邊郵而其心未  
嘗一日不在朝廷其身富貴矣然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  
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卹族人汎愛樂善  
士多出其門下嗚呼何公立志之堅始終如一而不替耶

宜其偉烈休聲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相爲終窮令人景仰之而益深焉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後之爲守者遂求遺像置學宮以祀之世殊代異廢興靡常寢就湮沒惟宋汪內相藻樓亞相鑰二記石刻具在正統乙丑監察御史劉公甄巡歷過之見二碑樹於明倫堂詢其故慨然命知州劉詵卽故址重建未覆瓦而劉去又三年漸就傾圮正統丁卯監察御史齊公讓羅公篋王公永壽熊公鼎相繼按臨時當塗知縣張崑來攝州事羅公俾崑鳩工葺理之覆以陶瓦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十

繚以周垣功未竟而張復代歸是秋羅公再至顧瞻慨惜遂命知州鄭賢判官郭翔重加修繕且以訓導焦榮董其事祠外更置門題署之未幾祠宇像貌煥然一新羅公復爲文率屬致祭於是州人士庶奔走瞻仰而文正公之神靈精爽儼然如在得不有想慕遺風奮然力學如昔之擢進士第相繼而起者乎賢乃具書徵余爲記余不敢以蕪陋辭特掇其大要著之嗟夫先賢有曰士希賢者當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今亦曰士君子當學顏子之所學志范文正公之所志而已耳謹記南京翰林院侍講學

士奉訓大夫前兼修國史兼經筵官吉水周敘文林郎監察御史潮陽魏齡書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濠梁柳春篆景泰三年歲次壬申秋八月吉日知州鄭賢同知展泰判官郭翔吏目章文瓊學正孫達訓導焦榮鄭傳立石

翠渠周公祠記

鄒守益

君子之學以天下為一家其事君也若事其父兄也其使民也若使其子弟也事君如父兄其有弗忠者乎使民如子弟其有弗愛者乎忠且愛焉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求盡其心而已矣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故夫赤子之無知至難保也而女之不學可以保之民之能言其情視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七

赤子易矣而縉紳大夫之學或不能焉誠不誠之別耳吾讀翠渠周侯瑛之自志其墓曰居官行己每事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侯之敷政也其知本乎故其守廣德也巡行阡陌視勤惰為賞罰教之蠶織以法嘉湖而農桑之利興修明倫堂勸萬桂山退省有軒道義有門而學校之教崇廣孝有錄而喪祭之禮嚴廣慈有訓而溺女之俗革祠山有辯而鬼神怪誕之說熄九載政成陞禮部郎中以去歷四川布政使老歸於家去州三十餘年矣而州士民猶喁喁追思曰周侯吾父母也正德壬申知州

劉君節因民之思建生祠于道義門之右遣使莆田繪侯  
像以祀焉嗚呼是豈聲音笑貌求知於人者可能乎如保  
赤子上所以恤下也民之父母下所以報上也誠之功用  
遠矣哉嘉靖甲申守益出判是州肅謁祠下而湫隘弗稱  
迺議建新祠於復初書院之後奉文正范公居之而移侯  
以嗣文正公之位加修葺焉及官南都復請於巡按李君  
儼立石廡下以彰侯遺烈風於有位使州人永受赤子之  
愛時張君邦教自池攝州事遂狀以請曰知侯者莫如子  
逾年知州喬君遷復速其成迺推侯敷政之本以歸之復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十三

爲迎享送神詩以遺州人俾歌以祀焉其辭曰桂樹生兮  
重重溪流盎兮溶溶孰浚而封兮伊侯之庸我有父兄兮  
侯使嗣之我有幼穉兮侯使育之我生未厚兮課之我德  
未正兮淑之猗侯之德兮胡弗思橫山兮蜿蜒大洞兮幽  
幽三峰兮峩峩桐川兮悠悠將侯無歸兮尙其來游采溪  
毛兮薦芳折桂枝兮以舞華榜兮在門道書兮在几嘉稷  
兮在盛量帛兮在筥侯之來兮欣欣將報祠兮終古

萬曆志

鄒東廓先生祠碑記

耿定向

余不敏於文成先生之學篤信之若此者非歆其微言奧

論足發前賢所未發也第聆其一二謔語漫談便知先生之毛孔竅皆靈透矣非歆其文章璀璨膾炙人口第卽其發教公移便知先生之神情睿知貫徹於盜賊孺稚矣抑非歆其功業掀揭寰宇大用顯行第卽其晚年省身克己益密益嚴便知先生之真修實踐可法可傳矣乃若先生及門諸賢有得者不尠顧實承傳秉正印者余惟歸心東廓先生一人而已蓋自文成沒而承學者或宗楊志樂體以爲自得乃先生諄諄言戒懼承學者或耽虛寂以爲精深而先生則曰洋洋發育峻極不是元空卽寓之三千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三

三百承學者又或矜智見以爲元妙而先生則曰庸言庸行有餘不敢盡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諸緒論余早年聞之未之深省以爲名理常談耳今行年六十外涉世之久目擊承學之弊之眾始惕然深識先生之苦心恒誦諸語以爲確然孔孟之嫡脈聖人復起不能易者第不能起先生於九原而稟學也維時年而遲暮矢服膺斯訓以沒世耳維昔嘉靖中先生以太史左遷於此孜孜以文成良知之旨開示來學聲教暨於鄰封興起者頗眾嗣余督學駐宛陵距先生去之日已歷三紀風韻猶存竊咨歎曰藉令先

生當年直陟揆席如此功化此中何可覩耶彼勢位殫於一時者視先生所畱孰多哉顧願承服其學者深味先生斯旨以身發揮不炫驚於近世之異說詖論令斯學寢昌寢明庶所以俎豆先生不虛也萬曆十七年己丑孟夏後學楚黃耿定向謹識

萬曆志

重勅東廓鄒先生祠記

李得陽

君子之教苟有所寄以聲吾道於無窮不必盡取諸已也東廓先生當世之以道鳴者也世宗時上書言得失事剴切獲罪以內翰出爲吾廣德判形迹隆殺卽孺子章章辯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古

之矣先生處之獨不爲之芥蒂蓋超如也亡論文章政事彪炳耳目爲海內冠冕謂州之人士多於庸敏是可與語道術者乃以道爲州人倡州之人是以得聞道術而習於其說是時四方響應弟子日益眾則爲之闢書院於學宮之後而顏之曰復初蓋取朱子明善復初意也政事之間則日進諸生而庭教之兼爲置學田若干頃以膳諸生州之道術遂爲諸郡雄先生亦相與樂於形迹外矣吾州故有范公文正王公靜學周公翠渠三先生祠於學舍傍載在祀典以時展祭崇功德也先生行矣州人思之爲之立

祠以匹三先生春秋尸祝之者若干年於茲矣自先生之去更無能以道術爲吾州鳴州之所謂道術亦寥寥也甲戌冬中淮吳公來守吾州銳志斯學奮焉振之羣諸生於書院俯而讀仰而談耳提面命一如先生之舊州之人士復有先生時風公之化也越明年公謂先生之祠圯而不修也又謂先生之闢書院而不獲祀於其所也乃蠲日月遷先生於院後之隙而專祀之堂宇爽亢東西廡及門戶丹堊一以法故復浚池祠前亭於其上扁曰靜觀貌先生像於院閣之上畫圖書於院閣之簷旣竣事以余志於學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五

也謂有以記之夫人忘斯怠感斯奮中淮公親以道率諸生諸生旣響應影從復像先生以寄人思則後之覩光儀而趨拜者將必惕然省躍然奮以求所謂進於道公益不必諄諄面命而自將樹風聲於永久公之意豈其微哉先生故陽明之高弟也其學以良知爲說今世學者旣靡然嚮風矣嘗謂聖人之道猶天然天以一元運於四時陰陽寒暑各以時至而成其大聖人之道思學並傳殆罔並戒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以成其全自洙泗以達濂洛用此道也先生慨學者徒以聞見汨其知故特爲提醒之而學者

不得其微過於低昂遂動與朱子操戈入室殆非先生意矣或者先生得魚兔而忘筌蹄學者乃欲舍筌蹄而求魚兔耶中淮公於學無所不闢博雅宏邃旣不遺於聞見之知而茲且游心於德性之知所謂觀聖道之大全者非耶學者由公之全以各復其初是則先生意也後之嗣公者當與先生並休矣猗歟盛哉先生祠經始於是年正月告成於是年五月計若工幾千幾百計若金幾十云

萬曆志

奉詔新建表忠祠記

吳同春

予自幼喜誦往古事每聞諸長老談國初死事諸公輒移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其

足傾耳意亶亶不倦聞王公叔英死事在廣德葬祠山之麓輒又慨然興悲曰安得一至其地招其魂而一下拜與萬曆甲戌予謬舉春官被上命來守廣德次年春有事王公之墓拜祀如禮已而陟其巔披荆榛摹東里楊公題石讀焉徘徊瞻顧不忍去廣德父老又復陳說公之事較往聞加詳云無何大中丞宋公直指使鮑公詢公狀蓋奉今上改元詔欲立祠於地以祀也咸咨于憲使馮公馮公謂同春曰若守其地知死於地者爲詳其悉核以來且議所以祀者同春唯唯受命復詢於諸父老父老益復詳其事

乃爲狀報馮公曰王公之墓實在今祠山之麓其祠在祠山後郡往縣路之傍當宋時有岳武穆者有功於地後人思其功竝祠二公名精忠今核往牒有練公伯尙者謫州倅最久其子子甯以節死王公之配金安人聞王公死亦自經其二女就錦衣獄同墜於井王公在廣德安人與二女在金陵精魂不相屬宜特爲祠於王公之墓而以安人之死君妻之死夫子之死父其義一也特祠於墓附主於祠議善王公主在精忠者不宜撤仍爲三忠報宋公曰可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七

報鮑公鮑公如宋公祠之費艱卽以兩院之贖鏹飭材鳩工不逾年而祠成同春率父老子弟拜祀於中觀者環堵追往悼昔有泣下者嗚呼忠義者人生之天性也時平則握章綰綬孰非臣者言及變故又孰非以忠自許者及肩患難何苟免者多而忠者寥寥也公以募兵至廣德欲使宗社危而復安志何壯也聞靖難兵入而卽引決見何足也自經銀杏絕命有辭其就義何從容也妻不忘夫女不忘父駢首于異境略無流連難割之念其儀型何端而風化何美也是時人情洵洵接一語識一面者猶懼窮治黃

冠者流不背公約收骨而葬祠山其中孚之格物何速而忠義之感人何深也嗚呼大事已去神器有歸公舍生殉義于草萊如天命何然食祿忠事主辱臣死公唯知吾所爲之爲是耳與其忍心而生孰若全仁而死之爲安耶他日文皇帝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噫公之死豈惟公見其爲是文皇帝亦諒之矣卒之二百年後一時風紀諸公猶得奉明詔表公祠慰公幽魂而發潛光蓋公之忠天地與永日月與昭萬世之人心不改則公忠義之在萬世猶一日也且公當聞難之日以久生爲累爵祿爲浼身旣不

有又何暇計後世之祀與不祀哉獨上破數百年之見立千萬世之標明忠義于人人使知殉君之臣雖死猶生後世尙有錄焉則聖心之人符堯舜而聖德之廣同天地矣祠凡三楹中爲龕一主四前爲祀所亦三楹傍爲祭庫并居守者又前爲門門之外有溪新螿以橋其至祠之徑闢狹爲垣則新施於濮氏道傍豎坊以表神道工訖不容無記同春記曰曩當鮑公之報命還也同春自畱畿謁今大中丞王公取道辭公於姑孰公以少司徒汪公所爲表忠錄予焉同春以祠額請公曰宜卽額表忠今額之宋公名

儀望鮑公名希顏王公名篆汪公名宗伊代宋公者胡公  
執禮而唐公練今鄭公國仕又皆繼鮑公先後至始終祠  
事實維叔吉云

萬曆志

以上胡志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明唐順之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宦游  
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逆諸  
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之政於  
石於是署州事判官張君遣陳生潘生來請爲之書石余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五

辭謝後一年知州歐陽君繼遣陳生濮生來復以請曰先  
生與蔡侯相知爲深宜爲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  
知之深也是以未敢爲之書夫蔡侯者居乎今而學古之  
道者也古之道盡乎已而不蘄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  
名不然畏壘之民規規然感慕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  
爲懼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  
在當時權任旣重且專其居官也又久而信是以能爲百  
姓立殊絕可紀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爲傳若蜀郡以興  
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書渤海也以弭劇盜書膠東也以增

戶至十餘萬自漢時得書者纔數人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而已自此之外其緣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絕故不書也蔡侯蒞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操柄所不在故其所可見者大率緣俗而治侯之心且自謂不能有殊絕功德加於細民而歎然不以爲足也而州之人乃欲爲侯張而侈之不亦拂乎抑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以殊絕之故亦以位不至通顯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郡一邑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黃頴川薛馮翊其治績尤異固不在蜀郡渤海之後

以其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以循吏而別自爲傳蔡侯行完而才鉅以方顯庸於時其勒之竹帛而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爲侯書之由前言之殆非侯所以致謙之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對曰先生爲蔡侯言之則可矣而未始爲州人慮之也廣德負山之州也往時爲吏者患州人獷悍不可理以柔道於是一切爭爲巖峻深文痛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爲非刻深不可治廣德蔡侯乃獨先教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一以鎮靜人

無奸良御之一以誠懇是以侯既去而人懷思之至今由  
此言之州之所以爲治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  
人欲爲之書以示後之爲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爲治者在  
此而不在彼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蔡侯名克廉字道  
卿泉之晉江人中嘉靖己丑進士今爲江西提學僉事皆  
宜書

新建廣德州豐備義倉碑記

蔣文慶

積貯之設舊矣歷代相沿因時定制

國朝深仁厚澤政在養民建立義倉周于海內皖省自陶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三

文毅公更名豐備每當年穀順成有司廣爲勸捐倉石貯  
倉以待賑恤之需有備無患法至良也乙巳秋予奉

命蒞皖藩甫下車知清苑王曉林中丞儀徵張勸庵廉訪  
商飭州縣一體籌辦多有成效而廣德未經舉行夫廣德  
古桐汭地也漢唐而後名宦莫著於宋范文正公司李遺  
愛比諸甘棠後世築景范亭以誌慕其地風淳俗美好義  
者應不乏人何斯舉之獨缺歟越明年丙午裕秀巖司馬  
適攝州篆捐廉購穀千石爲之倡於是彼都人士觀感輸  
將得穀共六千餘石秀巖慮不有倉厥穀將焉貯乃擇州

城正誼書院隙地創建之其建倉之貲則聽零星捐穀之  
戶折價經營之俟倉告成以在城暫存公所捐穀移貯之  
其南北鄉捐穀亦就近於公祠實存之先是予檄秀巖督  
勸通省輸捐穀與麥豆其數十餘萬石錢共一萬六千餘  
緡凡此可謂不辭勤勞實心任事者矣古者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酌三十年之通而民有  
十年之積此積貯所以爲天下之大命也然法雖畱於古  
行必待其人秀巖之督勸也如彼其攝篆也如此蓋能以  
實心行實政而獨肩勤勞足副大府仰體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三

皇上旰食宵衣子惠元元之至意而廣德爲范文正公遺  
愛之區予知觀感而興起者用克成始成終俾桑梓食德  
於無窮也秀巖索予爲文紀石爰略述其梗概以告後之  
牧斯土者

重修三台閣碑記

裕文

三台閣之設由來舊矣創自有明載諸志乘高居巽位藉  
茲疏洩菁華近傍離宮長此栽培靈秀乃閱年旣久畫宇  
將傾重葺乏人雕牆盡圯道光十年粵西金公鼎壽來蒞  
茲土念切文風勸眾姓之捐輸紳民踴躍循舊基而興築

梁棟光輝迨辛丑癸卯兩冬六出花飛曾積如山之厚四圍冰蝕又深朽木之虞職員陳淦等雅結同心其謀善舉倡於前而繼於後集腋成裘革其故而煥其新與接爲構窗櫺虛敞終嫌風雨漂搖垣壁周遮直等竹松苞茂金光飾頂乙向非宜翠色增華木德乃旺從此人才蔚起文名大振於笄山科第連緜奎曜常昭於桐汭矣是爲記

重修復初書院碑記

裕文

廣德舊有正誼書院乾隆四十七年州牧石公應璋以其地近市人聲喧雜諸生習文非所宜遂於學宮西偏另置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三

之更名復初初建鳩工庀材經費不敷結構雖成未能盡美肄業者寥寥焉道光十五年選職員陳淦等經理之大興土木規模氣象迥勝於前又於二十四年重修明善堂左文昌宮雕文飾彩煥然一新由是肄業者漸多膏火食饌亦支應無絀其培養人才之意至周且備將見羣相奮勉砥礪觀摩後之掇巍科登高第者相繼於無窮也不於文教大有裨益哉爰述其顛末而爲之記

創建延祀祠記

文翰

蓋聞鬼猶求食餒難免夫若敖魂失所憑厲竟成於伯有

是則後祀之延不特慰死者之心於地下亦足以抒生者之感於無盡也廣德自遭兵燹土著居民百不存一始則田園寥落滿目荒涼繼則客籍殷煩設心爭競以致各  
大憲委員查辦有歸主歸官之約遂使昔年故物半易其主揆之時勢亦出於事之無可如何者耳嗟乎良田美宅生前之汗血居多春露秋霜死後之馨香孰奉回憶從前創業之難求一酌之酒漿而不可得其能安居泉壤而能免若敖之餒消伯有之厲乎甲戌春予忝牧此邦每輿言及此不禁歎悼久之欲立祠致祭又艱於經費未果適紳

廣德州志

卷五十五

碑記

五

董吳建中范祖文王蔚張雲錦葛廷瑞步雲梯黎超羣濮陽楷聶子詹王朝彥董守謨戴崇恩蔡傳文張方來朱桂森等亦以此事爲請僉願各醵囊金成此善舉其計洋錢壹千參百番卜吉於儒林坊建祠屋三楹另購田九十畝置東城內興仁坊市房樓屋壹所門面六間又仁德坊壹所門面三間歲得租息足以供春秋祭祀之需其數不敷予捐廉足成之以盡諸君子好義急公之至意是役也審眾情之所在行吾心之所安卒能使數十萬無主幽魂縣縣延延享祀不忒於以免餒而消厲則諸君子創首之功

豈不偉歟予不敏荒於筆墨爰念諸君子之用心良厚而亦藉以爲予補過之一助因樂得而爲之記光緒二年  
月賜進士出身知府銜署安徽廣德直隸州補授滁州直隸州臨桂文翰撰

